

## 宁波好书

## 诗歌，青春永恒的烛照

## ——读孙武军诗集《在这一天失恋》



鲍静静

孙武军，朦胧诗代表诗人，曾参加1980年《诗刊》首届青春诗会。《在这一天失恋》不久前由宁波出版社出版，是作者首部公开出版的诗集，涵盖他自2010年至2018年的作品。

孙武军曾说过：世界没有我的歌没什么关系，而我没有这支歌就会枯萎得没有一点颜色。本书系诗人沉寂诗坛30年的个体自传与写诗履迹。

20世纪90年代，诗人曾为浙江海洋大学、宁波大学教师，后又

担任宁波广电集团编导，他参与主创的《江南话语》栏目，关注甬城人文历史，多次获得国家最高奖项，这与他的诗人身份是分不开的。如《河姆渡》的解说词这样写道：六千年后/这美丽的夹炭陶光滑如初/残缺之处留下灵魂的通道/它盛过我的/喂活众人/这孩子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。诗人化抽象为具体，坐实易子而食母亲与夹炭陶意象，让读者直击先民生存繁衍的无奈与艰辛。

诗人在自序里说：电视解说词里我铺下星星点点的诗意，为了做标记，有一天诗歌能认得回家的路。

他把诗歌视为恋人。爱得越深，伤得越切。《在这一天失恋》中写道：我九死一生是才从刑场爬出的幸存者/她打开门/眼神如水土流失的荒原/她伸出坚硬的手/要我必须归还她写给我的情书/而我写给她/她早已烧成灰烬/在这一天我为她铅笔刀割开指尖的血/无法流向大街/无法血浪滔天/她厌恶地拿下刀子/让我只留下“爱”的残肢/这一天所有的恐怖/以她转身的背影永恒。

那一天，诗友为海子募捐葬礼。诗人放下20元钱，写了《诗人之死》，然后撕了。理想主义的理想不存在了，留下的只有痛苦。一个诗的时代结束了。

直至2010年8月。这是孙武军参加《诗刊》社举办的“青春回眸”诗会的日子。诗会上有来自各届青春诗会的诗人，这一刻，诗人看到了青春。诗歌透过麦子与汾河，穿过万年冰洞与千年悬棺，照亮了诗人复活的灵魂。

诗言志。语言是思想存在的家园，从语言出发读诗，是一条途径。20世纪80年代，孙武军在阅读、思考和实验，从索绪尔到维特根斯坦，从罗素到海森堡，从普雷维尔到威廉·卡洛斯·威廉斯，从埃舍尔到杜尚，从诗歌本质到诗歌形式，从日常经验到超验之感。诗人诗歌实验的理论和作品登上过《星星诗刊》《作品与争鸣》，唐晓渡和王家新在谈论现代诗歌时，都提到过他的探索——客观意象主义。

这样的写作手法，在诗集中更多地折射为把诗歌作为抒情主人公情人来演绎，读者能感受到意象的整体性。其中《情诗》的指向尤为鲜明：那些伟大的力量，在这里或者不在/情人终将老去，丢下最后的情诗/这是诗人的墓碑，爬满词语的长藤。

本书的画面感很强，书中现代主义风格的插画由插画师孙天衣完成。50后父亲的诗，90后女儿的画，体现了父女间审美的合拍。

诗人说：我最希望的是，人们

看到我的诗，不是看到语言，而是看到我的表现。探索人类的秘密，永远是我写诗的动力。

读这本诗集，不想止步于怎么写，更想溯源为什么这样写。

首先，作者打破了个体狭隘，试图穿越国界建立对话。如《古拉格》一诗，抒写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劳改集中营对人性摧残的恐怖；其次，诗歌中有哲学观照，能超越具体事件进入抽象内涵。如《生在4月1日》，体现了诗人坚守的赤子之心；第三，作者提供了自己的审美见解。如在《种玉米》一诗里，作者写道：它们只是玉米，玉米不会写诗/可我看见诗就沿着它们绿色的叶脉行走/像绿色的蚂蚁/这肯定是错误的意象/与玉米无关，我翻译不出那些诗句/如果要赶走饥荒，几颗玉米是不够的/而对于一首诗的饥饿，只要一颗玉米。在生存的危机里面对寻常的不易，在琐碎的生活里执着诗意的寻觅。孙武军的诗句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游走，充满张力。

为诗歌而疯狂青春，连同那个时代已渐行渐远，然而，荷尔德林倡导的“诗意地栖居”却是我们的向往。如何从文艺星空正视自己？读诗是一个人口，比如读读孙武军的《在这一天失恋》。

## 荐书

## 《中国传统色：故宫里的色彩美学》



作者	郭浩 李健明
出版	中信出版集团
日期	2020年10月

《中国传统色：故宫里的色彩美学》的两位作者，是故宫文创项目的负责人。故宫凝结了中国艺术之大成，在这本书里，只需借助“色彩美学”这个小小切口，我们就能领略一番精髓。

全书以春夏秋冬四时节气为序。阅览本书之际，乃农历九月（菊月），寒露词条名下色谱十六种。举例论之，鸿雁来宾的起承转合四色，即九斤黄、杏子、蝴蝶与赭粉。九斤黄取自《清官鸟谱》载“越鸡”。杏子黄红，其色如橘。诗词歌赋多见。蝴蝶，乃“鹤子草所生之蝶，其色赤黄，闾房秘色”，稻舍《南方草木状》有详解。赭粉是用茅蒐草染成的赤黄色的靛藤。《说文解字》曰：“赭，茅蒐染布也。”《玉藻》注：“缁，赤黄之闲色，所谓赭也。”这些颜色的命名，取法自然，传递着中华文化古典美的通感。今人只笼统谓之赤黄，殊

难分辨细微之意。这是审美趣味的缺失，也是文化传统的断裂。

佳书一册在桌案，短笺尺幅亦琳琅。慢慢地品，美美如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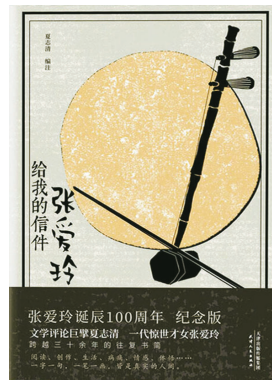
一月（正月）立春：东风解冻之起承转合四色，分别名为天缥、沧浪、苍黄、碧碧。《说文解字》注：“缥，帛青白色也。”其色如晴空。《孟子·离娄上》曰：“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缨；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我足。”名此色为沧浪，恰得我心。《周易》曰：“（震）为苍筤竹。”孔颖达疏：“竹初生之时，色苍筤，取其春生之美也。”李煜《子夜歌》咏：“缥色玉柔擎，醅浮盏面清。”是呀，素白玉手端起颜色，如何分得清酒色还是盏色呢。

其他，四月（梅月）立夏：玉瓜生之起承转合四色，分别名为朱颜酡、苔菜、橘丹、丹爵。十二月（腊月）小寒：鹤始巢之起承转合四色，分别名为秋蓝、育阳染、霏蓝、獭鼠……

流光易抛，樱桃红，枇杷黄。春来青草遍野，秋至枫叶满山。好的艺术正在提醒我们，这个世界依然被各种颜色点缀。

（推荐书友：林顿）

## 《张爱玲给我的信件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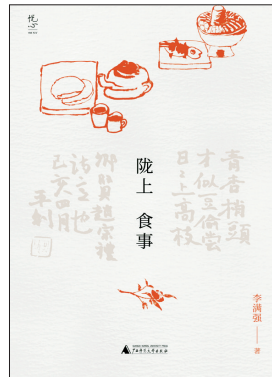
编注	夏志清
出版	天津人民出版社
日期	2020年7月

说明。不论张爱玲的世界是华丽还是苍凉，只有夏志清最能懂她、理解她，他们的通信也见证了真实的人间。

张爱玲晚年出现了幻想症，认为美洲跳蚤到处跟着她，她不断搬家。“我这一年来了为逃虫难，一直没固定地址，真是从何说起……天天上午忙搬家，下午远道进城，有时候回来已经过午夜了，最后一段公车停驶，要叫汽车，剩下的时间只够吃睡。”她抱着一大堆纸袋四处搬家，把自己翻译了十几年的英译《海上花》手稿搞丢了，把所有的信件也弄丢了。死时家徒四壁，只有一个旧床垫。读后，不禁让人扼腕长叹。

夏志清是学界的传奇。没有他的评介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便少了张爱玲、沈从文、钱钟书这三个闪亮的名字。他对张爱玲的关怀溢于言表，如揣测她的体质羸弱来自童年生活的不幸，建议张爱玲多做运动等。他更勇于发表自己的意见，从健康到养生，从文学到爱情，信笔写来，如话家常。两人之间的互动，让书信集有了光彩。（推荐书友：张光茫）

## 《陇上食事》



作者	李满强
出版	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日期	2020年9月

区别，正宗的兰州拉面有大宽、二宽、韭叶子、三细、二细、毛细、荞麦棱子等许多品种。在兰州多年的学习生活中，李满强喜欢上了兰州拉面。从《一座城，一碗面》中，可知美食不仅与水土相连，更与有缘人灵魂相连。

李满强谈吃，不只是浮于表面的食物吃法和做法，他重点所谈的是“食事”。他写《做饭》，文首是冬日清晨的场景，男人去外面扫雪，回来的时候，女人已经给他做了做饭，男人吃得过瘾。以做豆面和洋芋做的做饭他描述，充满了深沉的爱意。只有这样汇入人情的食物，才会散溢出它的神秘味道。

《陇上食事》分“日常”与“花色”两辑，李满强以客观有趣的笔墨述说着甘肃的各种美食，以及饮食当中的风土人情、情感故事、传说典故，让纸面上的饮食更具质感。（推荐书友：李晋）

## 品鉴

## 用浪花、热泪和黑铁浇灌的纪念碑

## ——读李修文散文集《致江东父老》

陈峰

不久前，在2020南方文学盛典颁奖礼上，著名作家李修文凭借散文集《致江东父老》荣获“年度散文家”奖。颁奖词是这样写的：李修文找到散文的大道。他一路行走，一路歌唱，在知道了世界的寒冷阴暗后依然歌唱，他赞美人民，赞美风也不在、雨也不在的信念，赞美绿树成荫、华灯初上的伟迹。

李修文的上一本散文集《山河袈裟》曾获得鲁迅文学奖，本书沿袭



了前书的风格。共18篇章，主角是小人物，有母亲，也有父亲，有萍水相逢的路人，也有故交。书中的每一个个体，生动而具体。李修文把那些在宏大叙事中闪烁微弱光芒的人物，上升为他的江东父老。在《长夜花事》中，得了尘肺病的形如鬼魂的中年人，用女儿打工的钱治病，女儿鼓励他每天去看苹果花来获得生活的能量。突然有一天，女儿回来了，发起了高烧，嘴里念叨着“苹果花”。恰好苹果花的花期结束了，这个中年人失魂落魄，求助“我”去找一束苹果花，因为“我”每天都要为一个剧组的女主角摘苹果花。当“我”把花递给他时，他“定定地看了我一会，突然便给我敬了一个礼”。这个中年人在得病之后，做过矿区的保安，他给各种各样的人敬礼。对他来说，最高的答谢就是敬礼。

李修文的散文饱满，读来酣畅，有一股气在胸中，直到全文结束，这股气还在，到最后，这股气转化为这个时代涌动的的人格力量。读他的散文，常常会有一个困惑，虚构与非虚构之间如何把握。像第一章《猿与鹤》里，猿一门心思暗自杀，鹤终日与鸡为伍，忘了飞翔的本能。刚好“他”也穷困潦倒，

“他”之不死和求死的猿在某种意义上，是同一回事。当“他”得知鹤已死去，“他”的身体里也飞出了一只鹤。这篇散文，在事件真实与美学真实之间处理得很好看，猿和鹤也是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，借它们来映照现实。如李修文自己所言：只要我认真地凝视他们，就能听见或看见：在他们的体内，有深渊和能量。突然有一天，女儿回来了，发起了高烧，嘴里念叨着“苹果花”。

李修文的散文中弥漫着中国古典文学的气息，这跟他早年创作剧本有关，现在他回过头用这种气息来写散文，便使散文有了小说和戏剧的张力。就像书中有一个说书人把握着节奏，让人欲罢不能。《鱼》就是这样一篇散文。文中叙述了一对母子，儿子从来没吃过鱼，为了不让同学们看不起，他去集市看各种各样的鱼，编造吃鱼的故事讲给同学听。在九岁的那年春节，他一直睁着眼睛等天亮，因为妈妈许诺今天一定能吃上鱼。他们带着三包红糖给三家最有头脸的亲戚拜年。第一家主人接过红糖，不耐烦地扔在屋檐下的箩筐里。他们被带进厢房，那里有一桌席，是专给穷人坐的，桌上没有鱼。去第二家亲戚的路上，他

们遇到了债主埋伏在沟渠里。而亲戚直接将红糖扔在地上。去第三家的路上，母子俩定下大计：不管不顾往席上坐，只要能吃上鱼，到时母亲当着亲戚的面教训儿子，打上两耳光。可是他们又被带进厢房，那里没有鱼。后来，母子俩来到田野，见到一口池塘，寻死的念头像高烧一样席卷了母亲……九岁的少年发现池塘边有一张渔网，他要捕鱼献给母亲。水底下的鱼都来了，他看到母亲的高烧一点一点地退去。母亲恢复了平静，池塘里的鱼也恢复了平静。唯有一条鲫鱼竟然蹦跳到岸上，母亲将它抱在怀里，就像抱着婴儿时的儿子。最终她将鲫鱼扔回塘中，世上的一切，全都恢复了从前的模样。这篇散文写得跌宕生姿，鞭辟入里，把人性最不堪的一面呈现了出来。没穷过的人，不知道穷人多辛酸。

一切正如李修文在自序中所说：“那些被吞噬和被磨蚀的，仍然值得我将它们重新打捞起来。那些不值一提的人或事，只要我的心意决了，他们便配得上一座用浪花、热泪和黑铁浇灌而成的纪念碑。”李修文献给读者的，是一个广阔而真实的世界。

## 百年社会史的钩沉与展望

## ——非虚构作品《秋园》读后

和枫

《秋园》是一部苦难史，不矫情、不粉饰是这部非虚构作品的特点之一。内容贴近社会现实，可读性强，书一到手，我只花了一个上午就读完了。书中梁姓家族几代人颠沛流离的生活，梁姓家族盛衰和苦难的经历，融入了近百年中国的历史背景，写尽了个体生命的羸弱和家国之痛。

作者杨本芬在《序言》中说，写作的那一年，她已60来岁，是顺天应地的年龄，人生似乎已不再需要目标与方向。于是，她干了一件从来没有过的事——写作，写她的母亲梁秋芳，即“秋园”。因为这一年，她的母亲去世了。作者在4平方米左右的厨房里，以一张略离的凳子为桌，坐在矮凳上动笔“写我们一家人的故事”，作为对逝者的祭奠和对不堪回首的往事的缅怀。

杨本芬以“慎终追远”的情怀，极尽素描的笔法，叙述自己亲

历的往事。开篇是1919年洛阳市安良街“葆和药店”里，梁太太给秋园裹脚。那时秋园才5岁，但脚裹了一半，不了了之，似乎预示着某件大事没有办妥。秋园12岁那年，两个嫂子过洛河去看戏文，谁知舟沉人亡。一家两房媳妇丧生洛河，作为家庭顶梁柱的梁先生因忧病倒，不过短短半月就猝然离世。家业败了，秋园的哥哥还得了全身乏力的怪病，而秋园美好的童年就定格在失去父亲和两个嫂嫂的那年。幸亏“葆和药店”原先的口碑不错，病人倒也络绎不绝，一家人才勉强过日子。

1931年，秋园嫁给了一个吃官饭的低阶军官杨仁受，夫妻琴瑟和鸣。1937年，一家从洛阳搬到重庆。抗战爆发后，从南京迁往重庆途中，杨仁受带着妻子秋园去老家湖南湘阴省亲。穷乡僻壤的族亲把他当成大官人、大富人，并且当成大户来吃。杨仁受的堂弟均良，打着各种亲情牌，以卑劣的手段榨取杨仁受的钱财。加之瞎眼父亲年

迈多病，杨仁受滞留乡下，赴重庆的行程一而再再而三地耽搁。延宕两年后被除名，从此领不到薪水。在生活艰难的湘阴，秋园生下四个孩子，加上南京所生的大儿子，共五个孩子。每个孩子的名字都古雅好听：子恒、子骅、夕莹、子恕、子平（小名赠三）。但活下来的只有三个。

非虚构作品是要讲故事的。杨本芬信手拈来，情节真实、贴近生活。书中有一个人物，秋园家人喊她满姨（她是湖南湘阴一带对老年妇女的尊称），是秋园的邻居。但她人刁钻、霸道，还爱占小便宜，她进秋园家，“要喝豆子芝麻茶，不吃上四五碗，把肚皮撑得鼓鼓的急着去上厕所就不走人”。秋园若没给她吃上豆子芝麻茶，一出门就骂骂咧咧。1952年，杨仁受的历史被翻检出来后，家庭成分由贫民改划为旧官吏，杨仁受被抓，家被抄。满姨她变得更加暴戾，后来她以和秋园家划清界限为借口，逼迫秋园把家里的大门封死，改走

后门，并且还要秋园拿出一担谷作行程一而再再而三地耽搁。延宕两年后被除名，从此领不到薪水。在生活，也有让人流泪的温暖。学生朱杏梅父母给的30多斤米，算是满足了满姨的贪欲。“跛子”偷偷送来的米，解决了秋园一家的生计困难。作者以自身的经历和丰富的细节，揭开了曾经被扭曲的历史，道尽时代的辛酸和悲哀。

《秋园》一书约11万字，它在书写家族历史的同时，也反映了特殊时代人们的挣扎和艰辛。杨仁受最后死于大食堂时期，他得了水肿病，“水肿使仁受渐渐变成了一个‘阔佬’，棉布对襟褂子扣不拢，脸上泛着青白色的光，挺着大肚子。”杨本芬并不是专业作家，《秋园》也未必会成为畅销书而大卖，但这本书给了我一个思考的机会。在《秋园》前言，作者杨本芬说：“我一遍一遍地重写这个故事，稿纸积累了厚厚一摞。出于好奇心，我称过它们的重量，足足八公斤。书写的过程，温暖了我心底深处的悲凉。”